

B.4

2017年的美国社会：社会分化持续、政策调整不足

魏南枝*

摘要：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以“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为基本原则和以保护主义为基调的社会经济政策，例如打击非法移民、缩减合法移民等，在医改方案受挫之时转而关注鸦片药物危机。尽管2017年美国多项经济数字表现良好，但弗吉尼亚族群冲突、枪击案频发且死伤严重、“#MeToo”女权运动兴起等事件表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上述政策并未对美国国内社会分裂进行有效弥合，形成了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回应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并很有可能使美国目前机会平等基础丧失的趋势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

关键词： 美国社会 社会分化 族群冲突 移民改革 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分裂以及政治极化等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就已存在。2017年1月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积极兑现竞选承诺，采取了一系列以“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为基本原则和以保护主义为基调的社会经济政策。尽管2017年美国多项经济数字表现良好，但是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美国优先”社会经济政策并

*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社会和比较政治社会学。

未对美国国内社会分裂进行有效弥合。弗吉尼亚族群冲突、枪击案频发且死伤严重、“#MeToo”女权运动兴起等事件表明，美国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裂仍在持续恶化。本文将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特朗普政府现有政策之下美国社会的基本走势进行展望。

一 “美国优先”的社会经济政策

特朗普政府以盎格鲁-新教传统和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其“美国优先”社会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强力推动减税方案、减少政府监管、削减贸易赤字等举措来营造重商、促进就业的氛围以推动实体经济回归，通过大举改变移民政策、预算修改等来限制移民和福利依赖。2017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通货膨胀温和，物价相对稳定，股市不断创造新高，失业率持续走低，但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尽管通过一系列行政令试图积极兑现其竞选承诺，但特朗普在2017年真正完成的立法很少，如特朗普医改等接连受挫，直到年末才通过并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具体来看，2017年的美国社会经济政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稳健复苏 贫富分化加剧

2017年四个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分别增长了1.4%、3.1%、3.2%和2.6%，美国商务部初步估计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左右，高于2016年的1.5%，但远未达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的3%。就业形势乐观，失业率持续走低，2017年11月和12月的失业率均低至4.1%，为近17年来的最低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2018年1月4日首次突破25000点，持续低迷的劳动生产率在2017年第三季度也取得了3%的增长。^①

白宫官方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达到17年来最高点，2017年

^①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Productivity and Costs (Third Quarter 2017, Revised),” USDL 17-1615,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pdf/prod2.pdf>.



新增 170 万个左右的工作岗位，其中 15.9 万是制造业岗位、5.7 万是矿业和采伐业岗位……对于上述就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特朗普政府认为其所力推的“开发劳动力”各项计划功不可没。

第一，2017 年 6 月起，由劳工部负责组建学徒项目，该项目的目标人群是不愿意因四年大学教育背负大笔学生贷款的年轻人，目标行业从建筑业向医疗、信息技术等更多领域拓展，并为此组建一个由商业界、工会、教育机构和商会代表人士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来推动该学徒计划的发展，为美国寻找工作者和就业提供者双方提供更多机会。

第二，2017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为避免监管过度扼杀就业，要求“各机构建立监管改革小组，消除烦琐的监管条例”“将评价现有条例并提出废除或修改的建议”，并将“重点关注”取消昂贵和不必要的监管条例，对此，劳工部致力于减少形成对产生雇主不必要的监管负担的条文，同时尽可能降低因监管减少而对劳工保护所产生的负面冲击。

第三，劳工部积极介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的重新谈判和调整进程，使其朝有利于保护美国本土就业的方向发展。

第四，在劳工部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 (Alexander Acosta) 带领下，劳工部积极主动地打击签证的欺诈和滥用行为，有利于保护“真正的美国人”的就业权利。^①

尽管美国在 2017 年的就业形势好于预期，但是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较之于前几年有所下降，其最大的亮点是失业率持续走低。具体可见图 1 和图 2。

从上述两图来看，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保持了增长，失业率呈稳定下行趋势。但以 2017 年 12 月的失业数据为例，15~24 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仍高达 13.6%，黑人失业率仍为 6.8%，说明虽然就业市场整体状况良好，不同族群和年龄段之间的失业率差距仍然显著。并且，该月平均时薪仅增长

^① White House, “Unde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mericans are getting back to Work,” December 2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americans-getting-back-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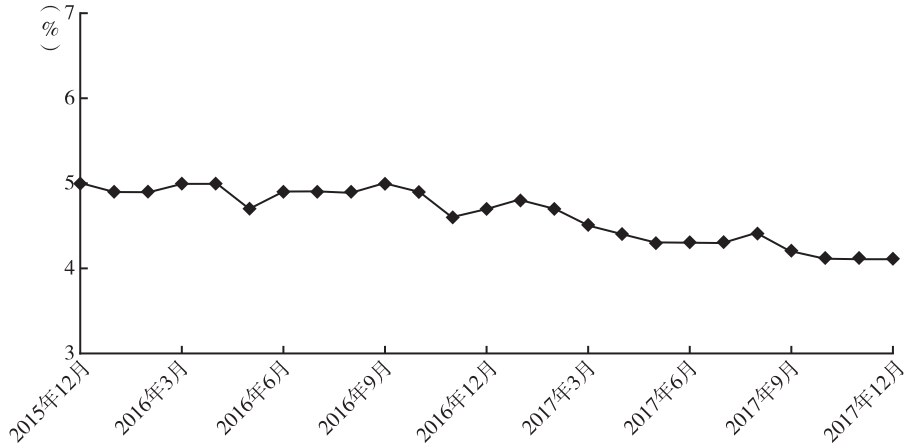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失业率变化 (2015年12月~2017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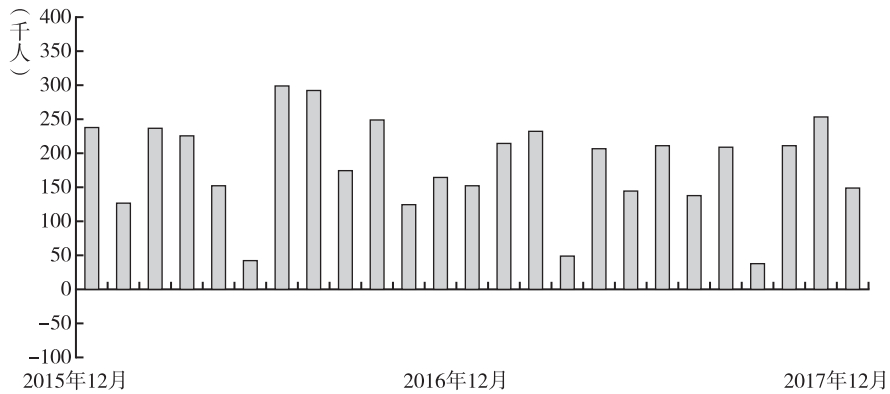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增长变化 (2015年12月~2017年12月)

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2017年12月份就业报告》。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December 2017”。

0.09 美元，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2.5%，与 2016 年 11 月持平，但是低于 2007 ~ 2009 年经济衰退前逾 3% 的涨幅，并且显著低于同期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说明工薪收入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劳资分配的不均衡性仍在持续。并且，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仅为 7.25 美元且没有和通胀指数绑定，美国国会上一次增加最低工资还是在 2009 年，说明最低工



资实际还有所缩水。^①

此外，经过 15 年的下滑后，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在 2015 年 9 月降至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最低点（62.4%），之后虽有小幅反弹，但从 2016 年初开始趋平，2017 年 12 月的劳动参与率仍处于 62.7% 的低点徘徊，说明美国的结构失业状况并未获得根本性好转：一方面大量遭遇就业市场排斥的劳动者在技术与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雇主需求，另一方面“用工荒”问题依旧困扰着当下的美国企业。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男性适龄人口数十年来就业率持续走低，除了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使部分男性劳动者处于就业市场的不利地位之外，美联储主席耶伦 2017 年 7 月在国会听证会讲话中表示，滥用鸦片类药物自 2000 年以来已导致药物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成为一场危机并导致青壮年劳动参与率下滑。^②而这种鸦片危机与美国过去 30 多年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是紧密相关的。

根据世界不平均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2017 年 12 月发布的《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显示，美国最富 1% 人群，1980 年时占有全美收入的约 10%，至 2016 年则占有全美收入的约 20%；同期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一半美国人仅获得经济总增长的 3%，具体如图 3 所示。

根据该报告，美国收入差距水平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但是，与奥巴马时期注重对教育等的投入相反，根据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2018 财政年度预算，与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性相关的预算被削减了，具体见图 4。

如图 4 所示，在 2018 财政年度，只有国防部、国土安全局和退伍军人事务局三个部门的经费增加了，其他美国联邦政府各个部门的经费全部在不同程度上被缩减，特别是环保部、国务院、农业部、劳工部、卫生与公共服

^①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December 2017”.

^② Michael Gray, “Yellen Links Opioid Crisis to Low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https://nypost.com/2017/07/23/yellen-links-opioid-crisis-to-low-workforce-particip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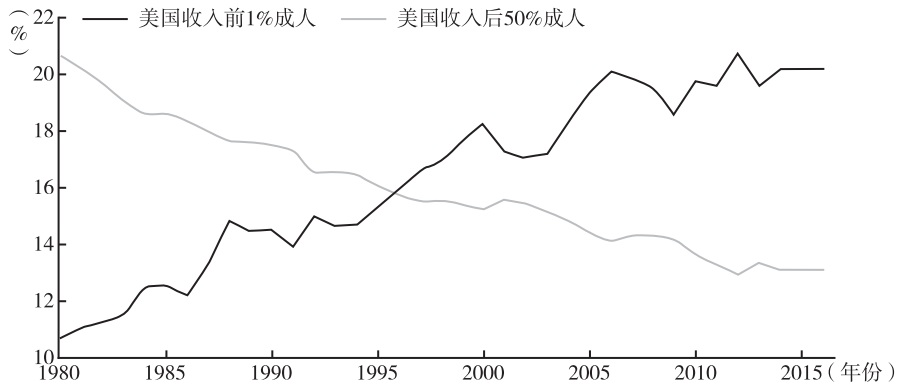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收入前1%与后50%成人的收入份额 (1980~2016年)

资料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WID.world) 《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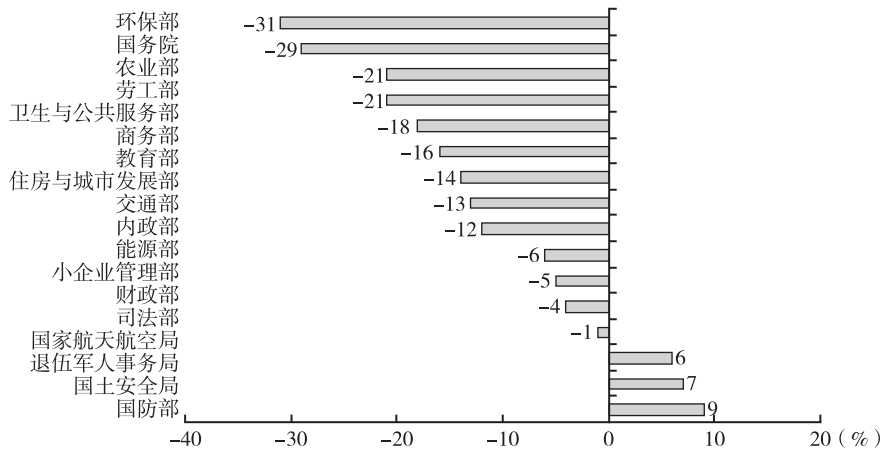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 2018 财政年度预算调整

资料来源：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美国联邦政府 2018 财政年度财政预算》。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18)”。

务部等预算压缩力度大。其中，科研经费被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支出也削减了14%，这从长期来看将降低美国的竞争力；此外，由农业部负责的食品券支出也被缩减，这不利于底层美国民众的基本福利保障。并且，《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发现，自 2000 年以来资本收入在美国高收入人群总收入中



所占份额迅速上升，而美国的所得税累进性却大幅下降，二者相结合导致美国个人收入差距水平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和转移支付缩减并重，必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在私有化运动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综合作用之下，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的公共财富总量却越来越缩水，例如 2015 年美国公共财富为负值（国民收入的 -17%），而私人财富高达国民收入的 50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 年美国公共财富为国民收入的 36%，私人财富为国民收入的 326%，由此可见二者的此消彼长程度。

公共财富的贫瘠必然会限制一国政府进行经济调节、收入分配与遏制不平均水平攀升的能力，因而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增加公共财富以增强其缩减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的能力。但是，1979 年美国的债务与 GDP 之比仅为 31.8%，联邦政府未偿还债务为 8260 亿美元；但到了 2017 年 9 月美国国债总额攀升至 20.162 万亿美元。2017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为 6657 亿美元，而 2017 年 10 月通过的 2018 财年预算案允许税改在未来 10 年新增 1.5 万亿美元赤字。

2017 年 12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 1.5 万亿美元税改法案。美国舆论界认为，这不仅是特朗普 2017 年 1 月上台以来白宫完成的首个立法成果，而且是美国最近逾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调整。与奥巴马时期对富人加税相反，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TPC）测算，特朗普税改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力度更大，并且减税必然会给政府财政赤字带来更大压力，也必然迫使政府缩减公共开支，这无疑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的贫富分化。^① 加上减税所带来的财政负担能否通过经济增速的提高得到补偿尚不确定，而财政收入下滑是确定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经济成本以及攀升至历史高位的社保、医保支出等可能导致未来财政赤字进一步提高，这些都将限制美国政府通过政策手段来遏制贫富悬殊的能力。

^① Howard Gleckman, "How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Evolved,"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taxvox/how-tax-cuts-and-jobs-act-evolved>.

（二）打击非法移民 缩减合法移民

与奥巴马时期强调移民是美国发展“根本”、强推让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暂免被驱逐等移民政策改革等相反，特朗普从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现出了反移民的强烈态度，2017年更是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移民新政策。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必须采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移民制度：第一，为了确保美国边境安全和严格移民法治，不仅要修建美墨边境的围墙，还要确保迅速清除非法移民；第二，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要削减链式合法移民（即占合法移民最大比例的亲属移民）、取消多元签证抽签计划，并将美国的移民制度改变为以择优制（以个人能力为主导的积分制）为基础，以阻止低技能合法移民大量进入美国；第三，移民改革必须促进所有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幸福，也有利于新移民到美国的公民能够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并实现个人发展。^①

基于这种将移民视为“经济与国家安全威胁”的立场，2017年特朗普一共签署了7个与移民相关的行政命令，其中3个是引发了广泛抗议和司法纠纷的单一针对穆斯林的旅游禁令，其他还包括在美墨边境建墙、针对拉丁裔移民的严格边境执法、加大边境执法部门逮捕和递解非法移民执法力度、停止向移民庇护城市^②提供联邦资金援助、宣布取消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项目（DACA）和更改“临时保护身份”（TPS）政策、将接受难民的人数降至最低以及采用多种方式限制合法移民规模扩大等强硬的移民政策改革。主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

1. 加强移民执法

与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迅速加大了移民执法力度。自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到2017年9月30日的2017财政年度结束之日，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递解了61094名无证移民，较之2016年同期上升了37%；逮捕了110568名非法

^①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immigration>.

^② 移民庇护城市是指那些不执行联邦移民法律的城市，包括旧金山、奥克兰、西雅图、纽约、芝加哥等。



移民，较之 2016 年同期上升了 42%。^① 移民海关执法局扩大了国土安全部有关递解无证移民的认定范畴，对部分没有犯罪纪律或不存在威胁社会行为的非证移民也采取强制措施等。

此外，为了打击非法移民，特朗普政府还在如下几个方面采取了措施：第一，扩大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地方政府在递解非证移民执法方面的合作。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287（g）条款，联邦政府可以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授权其协助联邦政府开展移民执法，2017 年 1~8 月，联邦政府签订了 29 个新的合作协议，使其总数增长到 60 个。^② 第二，2018 财年预算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更多资金来递解无证移民，惩治移民和边界犯罪，增加监狱空间来扣留更多非法移民，以及司法部增加司法资源惩治与移民相关的犯罪行为。^③ 第三，要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等正确判断并找出“被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走私或贩卖来美的未成年人”，追踪并递解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第四，剥夺无证移民要求庇护的权利，严格限制庇护条件，停止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等。第五，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采取措施惩罚“反抗”美国递解非证移民措施的移民来源地国家。^④

2. 大量减少难民许可

特朗普上任之后推行限制难民入境的措施。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特朗普 2017 年 1 月上任以来至 12 月 31 日，特朗普政府共接收了 29022 名

① U. 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Fiscal Year 2017 ICE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Report,” <https://www.ice.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2017/iceEndOf Year2017.pdf>.

② ICE, “Delegation of Immigration Authority Section 287 (g)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https://www.ice.gov/287g>.

③ Attorney General Jeff Sessions, Memorandum to All Federal Prosecutors, “Renewed Commitment to Criminal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memorandum, April 11, 2017),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file/956856/download>.

④ DHS, “DHS Announces Implementation of Visa Sanctions on Four Countries” (news release,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dhs.gov/news/2017/09/13/dhs-announces-implementation-visa-sanctions-four-countries>.

难民，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① 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内容包括120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9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7国公民入境，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2018年收容难民最高上限为4.5万，这是《收容难民法》出台37年以来的最低值。^② 特朗普政府拒绝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在内的11个“高风险”国家的难民进入美国，还推迟处理在美难民的配偶与未婚子女的依亲申请等。

3. 对合法移民的审核严格化和限制化

在目前的移民签证系统中，签证分配的一个原则是基于家庭关系，另一个就是依据工作岗位。特朗普缩紧合法移民政策的目标就是要“把工作带回美国”，因此提出了采取系列措施的动议，包括建立新绿卡发放制度、限制向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发放绿卡、建立积分制移民制度等，并希望能够推动上述动议获得法律程序的认可。特朗普于2017年4月18日签署了行政令《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此后工作签证H1B这一项目遭遇日渐严苛的审查，以确保这类签证发放给技术最娴熟的、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与熟练工人。2017年8月，美国公民与移民管理署宣布将针对一些申请永久居民（即绿卡）的人士进行面试。

链式移民是美国合法移民的主体，特朗普政府认为，链式移民不以技术或美德为基础，而是以家庭团聚为基础，具体见图5。

从图5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认为链式移民占据了美国移民的绝对主体。并且，链式移民不以就业为目的，而是以家庭团聚为目的，其结果是引

① State Department, Refugee Processing Center, “Interactive Reporting: Admissions and Arrivals,” <http://ireports.wrapsnet.org>.

②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Determination on Refugee Admissions for Fiscal Year 2018,” *Federal Register* Vol. 82, No. 203,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2017-10-23/pdf/2017-23140.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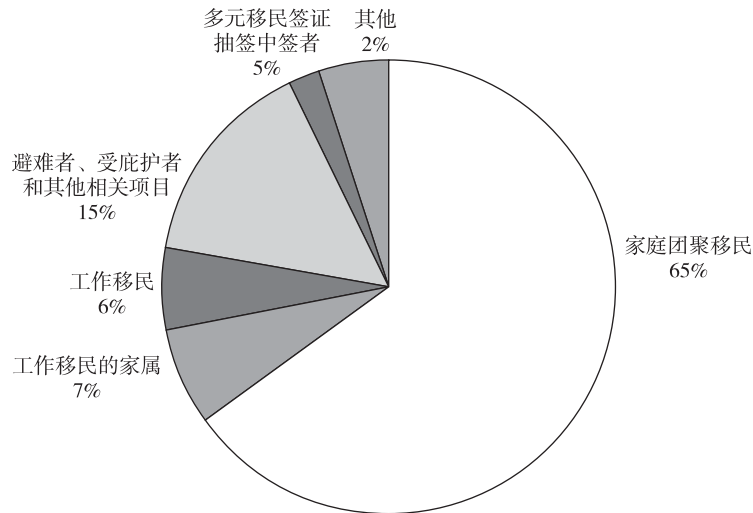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移民结构

资料来源：白宫：《结束链式移民的时候了》。White House, “It’s Time to End Chain Migrat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time-end-chain-migration/>。

入大量低技术移民，不但消耗联邦财政资源，还有半数以上移民家庭依赖联邦和各地福利项目。对此，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8月宣布将大量削减绿卡发放数量，提出将采用“择优”（merit-based system）制度进行积分移民的动议。根据其动议，基于家庭关系进行的移民将只允许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来为配偶及18岁以下的孩子申请。此外，每财年为来自特定国家的有限数量的移民提供的多元移民签证抽签也将不复存在。

4. 取消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项目（DACA）和“临时保护身份”（TPS）政策

2017年9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项目（DACA）^①将在6个月内终结，该决定影响了高达80万名“梦想生”，多数为15~36岁

^① 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项目（DACA）是一项于2012年由奥巴马政府创建的行政命令，未登记入境者若赴美时还是儿童就可以免于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且能获得工作授权。

的拉美裔。^① 并且，特朗普政府宣布更改“临时保护身份”（TPS）政策^②，这影响到在美国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外籍人士约44万人。

尽管遭到多方反对，特朗普的上述移民新政已经对涉及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移民问题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有关移民权利的立法属于国会权限，鉴于国会内部和民众对全面移民改革存在高度分歧，特别是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甚至连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和加强美国国内移民执法的预算迄今都并未通过，以加州等为代表的一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移民政策方面拒绝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美国多家联邦地方法院多次否决或冻结了“禁穆”旅行禁令等总统行政令^③，对特朗普的移民新政也发挥了暂时性阻止或延缓作用。上述因素决定了即使特朗普试图通过单边行政行为来实现其移民政策目标，仅依靠行政力量难以对美国的移民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最后更多是特朗普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所做的表态，噱头作用大于其实际作用。

（三）医改方案受挫 鸦片药物危机

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是特朗普竞选承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理由是奥巴马医保法案的价格飞涨正在损害美国家庭、农民和中小企业的利益，飙升的免赔额和共付医疗费已经使所谓的平价医疗法案不可继续使用，并且全国范围内美国公民的医疗保险选择变少，越来越多的公民只有一个选择，冲击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机制等。^④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签署的首个行政令就是冻结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并提出新的替代方案。

但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两党极化、共和党内部裂痕扩大以及特朗普自

① Justice Department, “Attorney General Sessions Delivers Remarks on DACA”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September 5, 2017),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0sessions-delivers-remarks-daca>.

② “临时保护身份”为：给予来自某些危险国家并面临生命危险的外籍人士工作许可，且让他们免于遣返。危险国家的定义通常包括武装冲突、内战、天灾以及大规模传染疾病等。

③ 特朗普上台签署的“禁穆”旅行禁令遭到一些地方联邦法官的判决取消，直到2017年12月，最高法院才出台判决支持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可以实施。

④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healthcare/>.



己的出尔反尔等都使特朗普医改在 2017 年屡战屡败。并且，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铁锈带蓝领工人和中南部居民——对医保的关注度远低于反对非法移民和“把工作带回美国”，而更受益于奥巴马医保法案的非洲裔和拉美裔低收入群体不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这就决定了特朗普在推动医改方面不如推动税改和移民改革等态度积极坚决。因此，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特朗普医改的同时，重点关注在铁锈带等地肆虐的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

1. 特朗普医改受挫

由于奥巴马医保法案实施以来购买医疗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持续增加，医疗保险覆盖面明显扩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没有保险的人数从 2009 年的 4860 万人减少到 2016 年的 3000 万人以下，所占人口比例从 15.7% 降至 8.6%。在奥巴马医改实施的前几年，联邦政府对中低收入投保人给予较多补贴，随着政策效应递减，保费上涨明显，例如 2016 年医保费用平均同比上涨了 7.5%，导致相当比重的中产阶级投保人不满意，认为医保费用上涨但受益程度没有明显扩围，实际上在用他们的钱补贴穷人，这些社会不满成为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赢得民意的重要基础。对此，特朗普宣称要彻底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并承诺要通过一个“更便宜、服务更好、每个人都能照顾到”的医保法案，让美国公民“买得起”还“有得选”。^①

特朗普医保法案并未完全否定奥巴马医改法案，但因废除了奥巴马医改法案个人强制购买医保的规定、减轻针对富人的健康税收、允许保险公司提高高龄投保人保费、减少联邦政府对医疗补助（Medicaid）的支持等，更有利于富有阶层。由于特朗普试图建立一个“更好的”全民医保体系的诉求已经脱离了传统共和党范畴，遭到了共和党内保守力量，特别是茶党（Tea party）力量的反对，也因为废除了奥巴马医改法案而不能得到“逢特朗普必反”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因此，如表 1 所示，特朗普医改屡遭失败。

^①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healthcare/>.

表 1 特朗普医改进程（2017 年）

时间	内容	机构	结果
2017 年 3 月	《美国医保法》草案	众议院	民主党 193 票否定 + 共和党党内 30 票否决 = 共和党正式撤回新医保法案 + 奥巴马医改法案继续实施
2017 年 5 月	修改版《美国医疗法案》	众议院	以 4 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 法案转到参议院
2017 年 6 月	《更好医保和解法案》	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放弃提交参议院表决
2017 年 7 月	是否继续讨论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	参议院	50 票反对 + 50 票同意 + 副总统彭斯的同意票 = 议案涉险过关
2017 年 7 月	《2017 医疗自由法案》	参议院	连续三次表决，闯关失败
2017 年 9 月	《格拉厄姆 - 卡西迪法案》	参议院	美国共和党领袖宣布，参议院将不会就废除奥巴马医改的该法案进行投票
2017 年 10 月	医保改革的行政令	总统	恢复公民自由结社购买健康保险的权利，停止联邦政府向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扩大短期有限保险的使用范围
2017 年 12 月	特朗普税改	国会、总统	奥巴马医改法案中强制个人购买医保的条款被废除 = 特朗普在医改方面有所收获

资料来源：白宫官方网站。

至今仍在持续运行的奥巴马医保法案在全国造成了保险公司事实上的垄断：2017 年，全美国将近有 50% 的县保险市场中只有一家公司承保；很多小规模商业机构甚至把一些老员工变成了兼职工作人员，以避免承担高额保费；而强制个人购买医保的条款将导致更多低收入者失去医保。更重要的是，由于特朗普医保改革在 2017 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8 年的保险市场将面临更大的保费增长，这就会使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中面临巨大的选民压力。这些压力是特朗普通过签署总统令和税改来推动医改的重要动因，也是 2018 年特朗普将继续推动医改的动力所在。

2. 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

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美国经济活动蓝皮书》的一部分，《21 世纪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一文解释了 1990 年以来，美国富裕阶层的中年人死亡率持续下滑，然而学历为高中或者更低的非拉美裔白人中年人因自杀、药物过量 and



酒精中毒等而非正常死亡的比例经历了持续的增长：从 1999 年非正常死亡例比黑人低 30% 迅速增长为 2015 年比黑人高 30%。^① 其中，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是非拉美裔白人非正常死亡率飙升的重要原因。

阿片类药物是止痛效果最好的一类药物，包括可卡因、美沙酮、吗啡等。但由于其唯一来源是罂粟，对该类药物的反复使用可以引起机体耐受成瘾。美国对毒品或成瘾药物管理宽松，越来越多的州通过娱乐目的促使吸大麻合法化，2018 年起，全美大约有 1/4 人口（21 岁以上）可以合法吸食大麻。由于大麻合法化涉及选民意愿、联邦和各州政府权限，特朗普难以通过联邦法律直接干预，但是对阿片类药物上瘾所形成的“间接吸毒”是特朗普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滥用而死亡的人数连年上升，2015 年更是达到 3.3 万，是 1999 年的 4 倍。2015 年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经济成本为 5040 亿美元，占当年美国 GDP 的 2.8%。^② 具体情况见图 6 和图 7。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阿片类药物滥用造成的损失除了医疗保健花费和刑事司法支出之外，还应当包括过量死亡带来的经济损失。从低技能工人的需求疲软到残疾率上升等都和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重叠，因为有相当比例的就业申请人可能没有通过甚至不敢参加雇主的毒品测试，使得他们停留在劳动力队伍之外，这构成了美国青壮年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是特朗普 2016 年竞选的主要承诺之一，自 2017 年 3 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对此采取了系列行动。

(1) 2017 年 3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打击阿片类药物上瘾危机委员会”，并任命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主持工作，负责调研如何应对药物滥用、上瘾以及阿片类药物危机所带来的

① Anne Case & Sir Angus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brookings.edu/bpea-articles/mortality-and-morbidity-in-the-21st-century/>.

②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he Underestimated Cost of the Opioid Crisis,” November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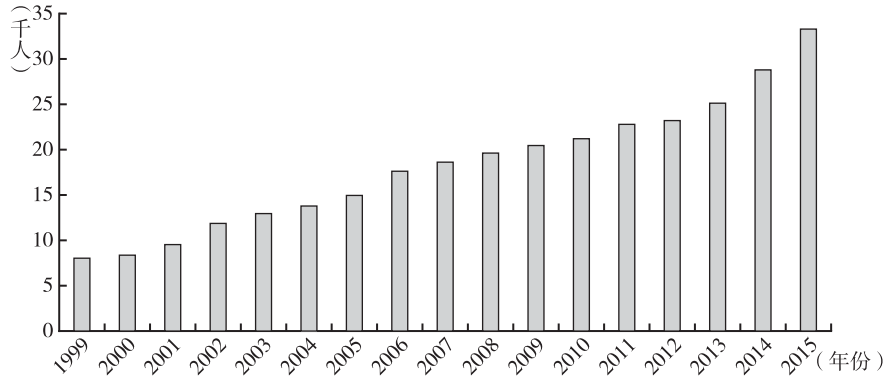


图6 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滥用而死亡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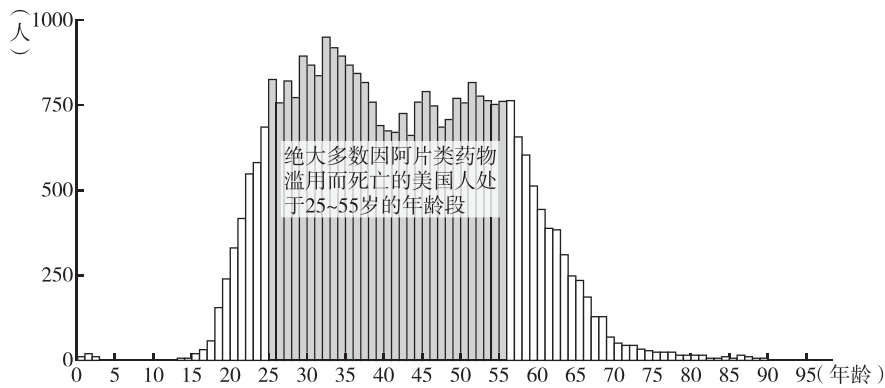


图7 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滥用而死亡的人口年龄段统计

资料来源：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被低估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he Underestimated Cost of the Opioid Crisis,” November 2017。

危害。

(2) 2017年7月，司法部破获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医保诈骗案，共有医生、护士、药剂师等412人卷入其中，涉案金额高达13亿美元，其中有120人涉嫌滥开和散播阿片类药物，本案也是全美历史上最大宗的鸦片医疗欺诈案件。

(3) 2017年8月，打击阿片类药物上瘾危机委员会发布报告称，阿片



类药物泛滥美国，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对此，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危机”，美国政府将通过加强执法、提升边境管控，遏制肆虐全美的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危机。

(4) 2017年10月26日，依据《公共卫生服务法》或《灾难救助和紧急援助法》，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宣布因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危机严重，美国正式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根据联邦法律，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将持续90天，总统可在到期后视情况予以延长。^①

(5) 未来特朗普政府将试图通过调整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医疗援助（Medicaid）以影响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方式，包括毒品和医师处方滥用，并通过医疗创新等方式与阿片类危机作战。同时，还需要防堵中南美洲毒品不断进入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更反映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滥用阿片类药物者多来自中下阶层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工人，这些人群因为技能底下而失业率高，然后失去生活信心转向毒品寻求失去的尊严，结果由于过度用药而被就业市场排斥，形成恶性循环并成为社会顽疾——这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等的产物。

二 持续的社会分化与文化分裂

经济复苏而贫富差距拉大，美国的社会正处于历史空前的分裂阶段，分裂程度不仅在经济收入、政治参与和阶层、种族隔阂等方面加深，而且在文化认同与社会参与等方面加剧。特朗普就职总统以来仍然秉承其竞选风格，依仗和忠于自己的选举基本盘，并且尽可能地迎合支持其上台的资本力量的利益诉求，这使得他更多地采用“分裂治国”的模式，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裂。以夏洛茨维尔骚乱为代表的文化冲突和

^①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Taking Action on Drug Addiction and the Opioid Crisis,” October 2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taking-action-drug-addiction-opioid-crisis/>.

“#MeToo”运动所代表的女权运动相结合，正在从不同角度出發，共同重塑美国政党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例如对2017年12月的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尽管枪支暴力案的强度和频度都在日益恶化，但是特朗普政府针对控枪的消极态度使得枪支暴力愈发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并因美国社会的分化加剧而不断恶化。

（一）文化冲突爆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正确”成为左派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具开放性和可操作性的核心元素。标榜自由平等权利的身份政治者擅长用“政治正确”的话语来绑架美国社会、公众和政党，简单地用身份差异去评判他人、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导致身份政治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在美国社会长期发酵，其结果是身份对立的逐步扩大和美国文化认同的内部撕裂，这既是美国内部发展失衡的结果，反过来又导致美国社会更加分化。

这种文化冲突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以“另类右翼”为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力量崛起。并且，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与炒作文化冲突不无关系：例如特朗普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就强调，“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又如特朗普宣扬自己是真正美国人的代表，有关非法移民、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等刺耳的本土主义观点大行其道。还如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当选后将呼吁人们使用“圣诞快乐”而不用“节日快乐”，因为“节日快乐”与美国追求多元性的“政治正确”有关，淡化了基督教节日的庆祝氛围；而2017年11月30日出席国家圣诞树亮灯仪式前，特朗普对着记者说“圣诞快乐”，在兑现其竞选承诺的同时又引发美国国内的舆论争议等。^①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的言行被诸多美国媒体批评为加速了美国社会分裂和文化冲突的政治化，促使“白人至上主义者”更加敢于公开表

^① Brakton Booker, “Trump’s Pledge to Restore ‘Merry Christmas’ to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30, 2017, <https://www.npr.org/2017/11/30/567525913/fact-check-trump-s-pledge-to-restore-merry-christmas-to-the-white-house>.



达主张。但以夏洛茨维尔骚乱为代表的文化冲突事件的爆发，反过来使特朗普在各方压力之下态度不断摇摆，表明文化冲突和社会分裂所形成的作用力正在对美国的现有政治版图产生影响。

1. 夏洛茨维尔骚乱

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城市夏洛茨维尔爆发的“白人至上”骚乱，引发了美国南方各州移除主张蓄奴制的邦联纪念物风潮和美国多地的抗议浪潮，这被视为美国社会与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即文化冲突从暗流正式走到了台前。

夏洛茨维尔骚乱起源于一场白人民族主义者示威，事件的导火索是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决定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由此引发主张白人至上的右翼团体的不满，因而组织起来抗议政府移除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据美联社报道，这次骚乱是过去10年中白人种族主义者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会。包括新纳粹组织、光头党组织和三K党的一些分支等众多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会集到夏洛茨维尔。但是在当地时间2017年8月12日游行当天，出现了大批抗议的人群，主要包括“黑命贵”（Black Life Matter, BLM）以及极左组织“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ist Action, Antifa）成员。此次示威游行一波三折，虽然事先取得了政府颁发的游行许可证，但后来被吊销，打官司之后又获得法院批准，游行刚开始不久市政府突然宣布其为非法集会并随即清场，结果将抗议人群和反抗议人群赶到了一起，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造成一死多人受伤的惨剧。^①

该骚乱发生之后，引发了美国多地的抗议和冲突。8月19日，4万多人拥入波士顿公园抗议极右翼演讲者参与的一场集会；“黑命贵”组织在休斯敦召开集会，达拉斯、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洛杉矶等地也爆发了抗议白人至上主义的集会。此外，美国南方许多城市出现激进的抗议者推倒和污损南

^① Aaron Davis, Joe Heim & Laura Vozzella, “How Charlottesville Lost Control Amid Deadly Protest,” August 2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how-charlottesville-lost-control-amid-deadly-protest/2017/08/26/288ffd4a-88f7-11e7-a94f-3139abce39f5_story.html?utm_term=.1a66a05aa22c.

方将军或士兵雕像和纪念碑的事件，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拆除了美国内战时南方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像，奥尔良市市长下令推倒了4座纪念南方的纪念碑，南方的旗帜被撤走，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林肯纪念堂遭涂鸦。以上种种被视为美国的“文化内战”。

特朗普本人在夏洛茨维尔骚乱之后表现出摇摆态度：事件发生当天，尽管发表谴责暴力行为的声明，但是被视为“各打五十大板”；8月14日特朗普再度发表声明，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三K党、新纳粹及其他仇恨团体是“令人厌恶的”“罪犯和恶棍”^①；8月15日再度指责“（冲突）双方都有责任”；随着美国多个城市抗议活动现拆像风潮，特朗普在推文中表示“你无法改变历史，但是你可以从中学习。在移走罗伯特·李的塑像后，会轮到华盛顿和杰斐逊吗？”特朗普这种摇摆态度的背后是共和党主流人物与部分特朗普白宫团队成员与其的切割，以及英特尔CEO、默克制药CEO等多名企业家宣布退出“美国制造业委员会”，由黑石集团、通用电气、摩根大通等10余名知名大企业CEO组成的“总统战略和政策论坛”集体决定解散，以至于特朗普不得不宣布解散这两个高级别总统顾问团等。^②

上述情况表明美国精英们也担心骚乱及其引发的各种文化冲突事件所反映出的极端思潮和极端行为，不仅涉及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也卷入两党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还有复杂的阶层冲突和南北矛盾等，已经触动美国社会的底线。此后，白人民粹主义浪潮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开始显现退烧趋势。

2. 体育界“国歌门”

“国歌门”缘起于2016年8月底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NFL）的一场赛前国旗仪式中，橄榄球队员卡佩尼克以抗议压迫黑人和有色人种为由拒绝在奏国歌的时候站立，在引发媒体围剿之后改成单膝跪对美国国旗并获得全国

^①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August 14,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

^② 《特朗普解散商界顾问委员会》，新华网，http://us.xinhuanet.com/2017-08/17/c_129683270.htm，2017年8月17日。



橄榄球联盟范围内的各方面支持。当时尚处于竞选阶段的特朗普呼吁，“请卡佩尼克滚出美国！”

在该事件逐渐沉淀之后，2017年9月22日，特朗普在为共和党参议员斯特兰奇（Luther Strange）站台时，针对当地主要选民是白人的情况再次主动挑起事端，在集会中指出，“我们以美国为荣，我们也尊重美国的国旗！你们难道不想看看NFL的老板们说：把那个孙子（指卡佩尼克）赶走！他被解雇了！”^① 特朗普的讲话激起了上百名全国橄榄球联盟球员拒唱国歌和拒对国旗敬礼，甚至还有许多球员当众焚烧美国国旗以表达不满。接下来围绕邀请拿到2017年NBA总冠军的金州勇士队到白宫参观，而勇士球星史蒂夫·库里表示抗议姿态之后，特朗普的批评言论导致NBA联盟和NFL联盟站在一起，甚至蔓延到美国体育界向特朗普抗议。^②

尽管特朗普和体育界的对骂并未涉及种族歧视等内容，但背后深藏着种族歧视的分歧，还有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制造”等与美国体育界经济利益的冲突、NBA联盟所奉行的“国际化”路线与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冲突等，也就是存在需要“国际化”的体育资本力量和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经过媒体炒作之后，变成了“爱国要不要爱总统？反特朗普要不要反国旗国歌？”等尖锐问题，再度成为撕裂美国社会的诱因，例如彭博社的《体育比赛中的国歌可以降降温》一文就将国歌视为一种右派的政治正确。^③

（二）女权运动再兴

2017年是美国女权运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2017年12月，美国韦

① Sophie Tatum, “Trump: NFL Owners Should Fire Players Who Protest the National Anthem,” September 23,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09/22/politics/donald-trump-alabama-nfl/index.html>.

② Chris Cillizza, “The Dark Racial Sentiment in Trump’s NBA and NFL Criticism,” September 23,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09/23/politics/donald-trump-nfl-nba/index.html>.

③ Tyler Cowen, “Dial Down the National Anthem at Sporting Events,” September 26, 2017,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onweb/2017/09/25/dial-down-the-national-anthem-at-sporting-events>.

氏出版公司公布，基于综合分析被搜索频率显著高于2016年的词汇以及2017年全年搜索量激增的情况，“女权主义”（feminism）被评为2017年度词汇。^①从2017年初在世界多地举行的“女性大游行”，到社交媒体上以“我也是”（#MeToo）为标签控诉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热潮等，这股社会运动和网络风潮迅速影响到美国的新闻界和政界，不仅对美国的职场文化形成冲击，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新的社会共识。

1. 粉红抗议

由于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发表歧视女性言论，通过社交网站发起策划，美国本土和世界多地在2017年初爆发抗议其言行的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仪式的第二天，以华盛顿为游行主场，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多地上百万以女性为主的游行民众用和平集会的方式要求特朗普尊重女性权利、保护女性权益，要求特朗普政府支持民权、反对歧视和停止族群分裂等。^②女性大游行官方网站提到了这次活动的主要议题：终结暴力、生育权自由、LGBTQIA权利^③、工作者权利、公民权利、残障者权利、移民者权利、环境正义等。

2. “#MeToo”运动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刊发文章指控韦恩斯坦公司创始人、好莱坞电影巨头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涉嫌性骚扰。此后，美国影视圈又被曝光多起性骚扰事件。社会活动家、服务弱势女性的纽约社区组织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网上提出“#Metoo”（我也是）的口号。该口号被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转发，并附上文字：“如果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

^① 赖筱青：《“女权主义”被评为2017年度词汇》，<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71213-818551>，2017年12月13日。

^② 《“请特朗普听听我们的声音”——美国多地爆发妇女大游行》，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22/c_1120361887.htm，2017年1月21日。

^③ LGBTQIA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酷儿（Queer）、中性人（Intersex）和无性欲的人（Asexual）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MeToo) 来回复这条推文。”随后，这一活动在推特、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网络社交媒体迅速流行开来，例如推特通过在旗下策划故事的平台——Moments 上的推广支持了“#MeToo”这一话题，不但触发了一场关于性别雇佣歧视的广泛讨论，而且形成了一场具有强大声势的网上与现实相结合的社会运动。与女性相关的话题是 2017 年美国报刊、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的大热门，尤以性丑闻话题为甚。

2017 年 11 月，好莱坞发起“还我职场”游行，抗议职场内的性骚扰。“#MeToo”宣言还引发了政界、学术界、文化界、商界、传媒界等各个领域内与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相关的广泛讨论，并且有大量首席执行官被解雇，一些行业重要人物名声扫地，还有人因此被起诉。这场网络风潮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对美国政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重要政治人物因此受损，例如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约翰逊（Dan Johnson）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因性侵指控而自杀。^① 同月，在六成以上选民是共和党支持者的深红州——亚拉巴马州，被指控曾经性骚扰或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是该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摩尔输给民主党候选人琼斯的重要原因之一。该选举结果使联邦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议员数之比由 52:48 变成 51:49，仅剩下两票优势。

2017 年 12 月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揭露性骚扰的艾丽莎·米兰诺等 5 位“打破沉默者”一起登上了《时代》的风云人物封面专题。^② 以“#MeToo”运动为代表的女权运动的再兴虽然引发美国社会对女性地位的热议、激励更多有政治抱负的女性参政等，但是吸引的大众注意力更多聚焦于美国精英职场以及高阶层受害者，对不同种族和不同阶层特别是弱势女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仍然较低。

① Kathleen Parker, “Are We Rushing to Judgment Too Quickly on Sexual Harassment?” December 15,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re-we-rushing-to-judgment-too-quickly-on-sexual-harassment/2017/12/15/9f68b5d6-e1dc-11e7-bbd0-9dfb2e37492a_story.html?utm_term=.a67cdc5d8a28.

② Bill Chappell, “#MeToo Movement is Person of the Year, ‘Time’ Says,” December 6,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7/12/06/568773208/-metoo-movement-is-person-of-the-year-time-says>.

（三）枪支暴力加剧

枪支暴力几乎贯穿了2017年的美国：1月6日，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机场枪击案导致五死八伤；6月14日，华盛顿附近的棒球场枪击案导致包括国会众议员、共和党党鞭在内的4人受伤；7月1日，阿肯色州小石城枪击案导致28人受伤；10月1日，拉斯维加斯赌城枪击惨案当场造成59人死亡和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11月5日，得克萨斯一座教堂发生的枪击案导致26人死亡……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2018年1月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发生超过6.1万起枪击案，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3.1万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近4000名17岁及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些数据显示，美国枪击案数量、枪击致死人数及枪击致青少年死伤人数，呈现连年增加的趋势。^①

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枪支持有量最多的国家，枪击案件的泛滥使警察成为美国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美国警察相对粗暴的执法方式也使警民矛盾不断升级，二者互相影响陷入恶性循环。尽管拉斯维加斯赌城枪击案与恐怖主义没有联系，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枪支泛滥、警民关系紧张等老问题，2017年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和族群对立情绪，特别是日益针锋相对的极右翼团体、白人至上主义群体、左翼“反法西斯”群体等，形成了新的安全威胁。

此外，特朗普上台以来出台多项措施，包括为警察获取军事设备“松绑”等，并认为这是加大打击暴力犯罪力度的方式。并且，在美国控枪辩论中，精神疾病始终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2016年12月奥巴马政府曾出台政策加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枪支背景调查，这一法规在2017年2月被特朗普取消，意味着美国的精神患者或拥有持枪的可能。特朗普政府上述措施将会使警民冲突和枪支泛滥问题进一步恶化。

并且，这种枪支暴力案与美国的社会、司法体制的演变有关，里根政府

^① <http://www.gunviolencearchive.org/>.



以来为消灭美国社会的毒品等严重犯罪所采用的“严打监禁”导致每10万美国人被监禁的人数从1980年以来飙升，其结果是美国监狱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而被监禁的以黑人和拉美裔青年男性美国人为主，种族歧视和阶层歧视共同作用之下导致很多少数族裔青年甚至出现“从学校到监狱”的恶性循环，这就给社会治安和警民冲突等都埋下了重大隐患。

根据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美国公民持有及携带枪械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因此，在美国个人拥有及携带枪支成为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关乎历史文化、宪政传统，以及关乎以全美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巨大商业利益集团、政治势力利益的敏感问题，因而支持控枪的声音不足以改变拥护“持枪自由”的民意基础。并且，在控枪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以党派划线的观点极度分化，甚至民众对不断增加的枪击案死亡数字也越来越麻木，这都意味着美国两党对彻底根除枪支暴力顽疾束手无策，枪支暴力将是美国一个长久持续的社会问题。

三 趋势与展望

特朗普的当选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族裔结构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之下的美国内部社会分化与文化冲突的集中爆发，这种社会撕裂是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重要原因，也催生了特朗普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以注重特朗普阵营政治基本盘利益为主的特点，而这些忽视共同利益的政策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当前社会分化的趋势。并且，美国社会分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绝非美国传统价值观回归、抗拒全球化、逆转政治正确等可轻易解决，而是需要有政治与社会共识的再建。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多项政策，特别是被视为“劫贫济富”、以牺牲美国长期竞争力换取短期资本回流、用财政收入的下降换取对经济的刺激的减税方案等，不仅将进一步导致财富和收入差距水平扩大、底层民众的托底福利水平的降低，还会进一步缩减美国的公共财富总量，使美国政府缺乏调控社会经济不平等性的能力，更无力推动政治和社会共识的再建。

这就形成了特朗普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两对差异性：第一是对资本的回应性和对民粹主义压力的回应性差异，第二是对共同利益的回应性和对政治基本盘的回应性差异。面对这种双重回应性差异，特朗普采用右翼民粹主义社会政策与强化各种认同冲突的文化战略的“组合拳”来掩盖其事实上的对资本需求的高回应性：强调将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把流向海外的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以转移中低阶层对巨富阶层的利益进行制度性强化与固化的关注；利用歧视懒人和穷人的美国传统价值观来为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和食品券等福利开支提供依据，以转移减税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的负面公众评价……

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形成不断恶化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后者的不平等会产生越来越不利于中下阶层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些公共政策会造成更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这就形成了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回应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并很有可能使美国目前机会平等基础丧失的趋势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导致美国社会问题的不断沉淀，因而不断损害美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造血”机能和自我修复能力。

（审读：姬虹）